

达摩祖师论集

佛学典籍

目 录

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

达摩大师破相论

达摩大师血脉论

达摩大师悟性论

达摩大师无心论

达摩大师息诤论

达摩大师绝观论

达摩祖师心经颂

达摩大师安心法门

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

达摩大师语录

达摩大师皮囊歌

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

序

法师者，西域南天竺国人，是婆罗门国王第三之子也。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摩诃衍道，故舍素随缁，绍隆圣种；冥心虚寂，通鉴世事，内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边隅正教陵替，遂能远涉山海，游化汉魏。亡心之士，莫不归信；存见之流，乃生讥谤。于时唯有道育惠可，此二沙门年虽后生，俊志高远。幸逢法师，事之数载，虔恭咨启，善蒙师意。法师感其精诚，诲以真道，令如是安心，如是发行，如是顺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无错谬。如是安心者：壁观。如是发行者：四行。如是顺物者：防护讥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此略序所由云尔。

弟子昙琳序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

行入者，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报冤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

云何名报冤行？谓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流浪诸有，多起怨憎，违害无限，今虽无犯，是我宿殃恶业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见与，甘心忍受，都无冤诉。经云：“逢苦不忧，何心故？识达故。”此心生时，与理相应，体冤进道，故说言报冤行。

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齐受，皆从缘生。若得胜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是故说言随缘行。

三无所求行者：世人常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功德黑暗，常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而安？了达此处，故舍诸有，止想无求。经云：“有求皆苦，无求即乐。”判知无求，真为道行，故言无所求行。

四称法行者：性净之理，目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

着，无此无彼。经曰：“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身命财行檀施舍，心无吝惜，脱解三空，不倚不着，但为去垢，称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行，复能利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檀施既尔，余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也。

附：

达摩大师碑颂

梁武帝萧衍

楞伽山顶坐宝日。中有金人披缕褐。
形同大地体如空。心有琉璃色如雪。
匪磨匪莹恒净明。披云卷雾心且彻。
芬陀利花用严身。随缘触物常怡悦。
不有不无非去来。多闻辨才无法说。
实哉空哉离生有。大之小之众缘绝。
刹那而登妙觉心。跃鳞慧海起先哲。
理应法水永长流。何期暂通还颺渴。
骊龙珠内落心灯。白毫慧刃当锋(缶+欠)。
生途忽焉慧眼闭。禅河驻流法梁折。
无去无来无是非。彼此形体心碎裂。
住焉去焉皆归寂。寂内何曾存哽咽。

用之执手以传灯。生死去来如电掣。
有能至诚心不疑。劫火燃灯斯不灭。
一真之法尽可有。未悟迷途兹是竭。

达摩大师破相论

问曰：“若复有人志求佛道者，当修何法最为省要？”

答曰：“唯观心一法，总摄诸法，最为省要。”

问曰：“何一法能摄诸法？”

答曰：“心者万法之根本，一切诸法唯心所生；若不了心，则万法俱备；犹如大树，所有枝条及诸花果，皆悉依根。栽树者，存根而始生子；伐树者，去根而必死。若了心修道，则少力而易成；不了心而修，费功而无益。故知一切善恶皆由自心。心外别求，终无是处。”

问曰：“云何观心称之为了？”

答曰：“菩萨摩訶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了四大五阴本空无我；了见自心起用，有二种差别。云何为二？一者净心，二者染心。此二种心法，亦自然本来俱有；虽假缘合，互相因待。净心恒乐善因，染心常思恶业。若不受所染，则称之为圣。遂能远离诸苦，证涅槃乐。若堕染心，造业受其缠覆，则名之为凡，沉沦三界，受种种苦。何以故？由彼染心，障真如体故。”

十地经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重云所覆，如瓶内灯光，不能显现。”

又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无明覆故，不得解脱。”佛性者，即觉性也。但自觉觉他，觉知明了，则名解脱。故知一切诸善，以觉为根；因其觉根；遂能显现诸功德树。涅槃之果德，

因此而成。如是观心，可名为了。”

问曰：“上说真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觉为根，未审无明之心，以何为根？”

答曰：“无明之心，虽有八万四千烦恼情欲，及恒河沙众恶，皆因三毒以为根本。其三毒者，贪嗔痴是也。此三毒心，自能具足一切诸恶。犹如大树，根虽是一，所生枝叶其数无边。彼三毒根，一一根中，生诸恶业百千万亿，倍过于前，不可为喻。如是三毒心，于本体中，应现六根，亦名六贼，即六识也。由此六识，出入诸根，贪着万境，能成恶业，障真如体，故名六贼。一切众生，由此三毒六贼，惑乱身心，沉没生死，轮回六趣，受诸苦恼；犹如江河，因小泉源，洎流不绝，乃能弥漫，波涛万里。若复有人断其本源，即众流皆息。求解脱者，能转三毒为三聚净戒，转六贼为六波罗蜜，自然永离一切诸苦。”

问曰：“六趣三界广大无边，若唯观心，何由免无穷之苦？”

答曰：“三界业报，唯心所生；本若无心，于三界中，即出三界。其三界者，即三毒也；贪为欲界，嗔为色界，痴为无色界，故名三界。由此三毒，造业轻重，受报不同，分归六处，故名六趣。”

问曰：“云何轻重分之为六？”

答曰：“众生不了正因，迷心修善，未免三界，生三轻趣。云何三轻趣？所谓迷修十善，妄求快乐，未免贪界，生于天趣。迷持五戒，妄起爱憎，未免嗔界，生于人趣。迷执有为，信邪求

福，未免痴界，生阿修罗趣。如是三类，名三轻趣。云何三重？所谓纵三毒心，唯造恶业，堕三重趣。若贪业重者，堕恶鬼趣；瞋业重者，堕地狱趣；痴业重者，堕畜生趣。如是三重，通前三轻，遂成六趣。故知一切苦业由自心生，但能摄心，离诸邪恶，三界六趣轮回之苦，自然消灭离苦，即得解脱。”

问曰：“如佛所说，我于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勤苦，方成佛道。云何今说，唯只观心，制三毒，即名解脱？”

答曰：“佛所说言，无虚妄也。阿僧祇劫者，即三毒心也；胡言阿僧祇，汉名不可数。此三毒心，于中有恒沙恶念，于一一念中，皆为一劫；如是恒沙不可数也，故言三大阿僧祇。真如之性，既被三毒之所覆盖，若不超彼三大恒沙毒恶之心，云何名为解脱？今若能转贪瞋痴等三毒心，为三解脱，是则名为得度三大阿僧祇劫。末世众生愚痴钝根，不解如来三大阿僧祇秘密之说，遂言成佛尘劫未期，岂不疑误行人退菩提道。”

问曰：“菩萨摩訶萨由持三聚净戒，行六波罗蜜，方成佛道；今令学者唯只观心，不修戒行，云何成佛？”

答曰：“三聚净戒者，即制三毒心也。制三毒成无量善聚。聚者会也，无量善法普会于心，故名三聚净戒。六波罗蜜者，即净六根也。胡名波罗蜜，汉名达彼岸，以六根清净，不染六尘，即是度烦恼河，至菩提岸。故名六波罗蜜。”

问曰：“如经所说；三聚净戒者，誓断一切恶、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今者唯言制三毒心，岂不文义有乖也？”

答曰：“佛所说是真实语。菩萨摩訶萨，于过去因中修行时，为对三毒，发三誓愿，持一切净戒。对于贪毒，誓断一切恶常修一切善；对于瞋毒，誓度一切众生，故常修慧；对于痴毒，由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种净法，故能超彼三毒成佛道也。诸恶消灭，名为断。以能持三聚净戒，则诸善具足，名之为修。以能断恶修善，则万行成就，自它俱利，普济群生，故名解脱。则知所修戒行不离于心，若自心清净，则一切佛土皆悉清净。”

故经云：“心垢则众生垢，心净则众生净；欲得佛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也。三聚净戒自然成就。”

问曰：“如经所说，六波罗蜜者，亦名六度；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今言六根清净，名波罗蜜者，若为通会。又六度者，其义如何？”

答曰：“欲修六度，当净六根，先降六贼。能舍眼贼，离诸色境，名为布施；能禁耳贼，于彼声尘，不令纵逸，名为持戒；能伏鼻贼，等诸香臭，自在调柔，名为忍辱；能制口贼，不贪诸味，赞咏讲说，名为精进；能降身贼，于诸触欲，湛然不动，名为禅定；能调意贼，不顺无明，常修觉慧，名为智慧。六度者运也，六波罗蜜喻若船筏，能运众生，达于彼岸，故名六度。”

问曰：“经云：释迦如来，为菩萨时，曾饮三斗六升乳糜，方成佛道。先因饮乳，后证佛果，岂唯观心得解脱也？”

答曰：“成佛如此，言无虚妄也；必因食乳，然使成佛。言食乳者，有二种，佛所食者，非是世间不净之乳，乃是清净法乳；

三斗者，三聚净戒，六升者，六波罗蜜；成佛道时，由食如是清淨法乳，方证佛果。若言如来食于世间和合不淨牛膾腥乳，岂不谤误之甚。真如者，自是金刚不坏，无漏法身，永离世间一切诸苦；岂须如是不淨之乳，以充饥渴。经其说，其牛不在高原，不在下湿，不食谷麦糠麸，不与牝牛同群；其牛身作紫磨金色，言牛者，毘卢舍那佛也。以大慈悲，怜愍一切，故于清淨法体中，出如是三聚净戒六波罗蜜微妙法乳，养育一切求解脱者。如是真淨之牛，清淨之乳，非但如来饮之成道，一切众生若能饮者，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问曰：“经中所说，佛令众生修造伽蓝，铸写形像，烧香散花燃灯，昼夜六时遶塔行道，持斋礼拜，种种功德皆成佛道；若唯观心，总摄诸行，说如是事，应虚空也。”

答曰：“佛所说经，有无量方便，以一切众生钝根狭劣，不悟甚深之义，所以假有为，喻无为；若复不修内行，唯只外求，希望获福，无有是处。”

言伽蓝者：“西国梵语，此土翻为清淨地也；若永除三毒，常淨六根，身心湛然，内外清淨，是名修伽蓝。”

铸写形像者：“即是一切众生求佛道也；所为修诸觉行，彷彿如来真容妙相，岂遣铸写金铜之所作也？是故求解脱者，以身为炉，以法为火，以智慧为巧匠，三聚净戒，六波罗蜜以为模样；镕炼身中真如佛性，遍入一切戒律模中，如教奉行，一无漏缺，自然成就真容之像。所谓究竟常住微妙色身，非是有为败坏之法。

若人求道，不解如是铸写真容，凭何辄言功德？”

烧香者：“亦非世间有相之香，乃是为正法之香也；熏诸臭秽，无明恶业，悉令消灭。其正法香者，有其五种：一者戒香，所谓能断诸恶，能修诸善。二者定香，所谓深信大乘，心无退转。三者慧香，所谓常于身心，内自观察。四者解脱香，所谓能断一切无明结缚。五者解脱知见香，所谓观照常明，通达无碍。如是五种香，名为最上之香，世间无比。佛在世日，令诸弟子以智慧火，烧如是无价珍香，供养十方诸佛。今时众生不解如来真实之义，唯将外火烧世间沉檀熏陆质碍之香，希望福报，云何得？散花者，义亦如是；所谓常说正法，诸功德花，饶益有情，散沾一切；于真如性，普施庄严。此功德花，佛所赞叹，究竟常住，无雕落期。若复有人散如是花，获福无量。若言如来令众生，剪截缯彩，伤损草木，以为散花，无有是处。所以者何？持净戒者，于诸天地森罗万像，不令触犯；误犯者，犹获大罪，况复今者。故毁净戒，伤万物求于福报，欲益返损，岂有是乎？”

又长明灯者：“即正觉心也，以觉明了，喻之为灯；是一切求解脱者，以身为灯台，心为灯炷，增诸戒行，以为添油；智慧明达，喻如灯火。当燃如是真正觉灯，照破一切无明痴暗，能以此法，转相开示，即是一灯燃百千灯，以灯续然，然灯无尽，故号长明。过去有佛，名曰然灯，义亦如是。愚痴众生，不会如来方便之说，专行虚妄，执着有为，遂燃世间苏油之灯，以照空室，乃称依教，岂不谬乎！所以者何？佛放眉间一毫相光，上能照万

八千世界，岂假如是苏油之灯，以为利益。审察斯理，应不然乎！”

又六时行道者：“所谓六根之中，于一切时，常行佛道，修诸觉行，调伏六根，长时不舍，名为六时。”

遶塔行道者：“塔是身心也，当令觉慧巡遶身心，念念不停，名为遶塔。过去诸圣，皆行此道，得至涅槃。今时世人，不会此理，曾不内行，唯执外求；将质碍身，遶世间塔，日夜走骤，徒自疲劳，而于真性，一无利益。”

又持斋者：“当须会意，不达斯理，徒尔虚切。斋者齐也，所谓斋正身心，不令散乱。持者护也，所谓于诸戒行，如法护持。必须外禁六情，内制三毒，勤觉察、净身心。了如是义，名为持斋。”

又持斋者，食有五种：“一者法喜食，所谓依持正法，欢喜奉行。二者禅悦食，所谓内外澄寂，身心悦乐。三者念食，所谓常念诸佛，心口相应。四者愿食，所谓行住坐卧，常求善愿。五者解脱食，所谓心常清净，不染俗尘。此五种食，名为斋食。若复有人，不食如是五种净食，自言持斋，无有是处。唯断于无明之食。若辄触者，名为破斋。若有破，云何获福？世有迷人，不悟斯理，身心放逸，诸恶皆为；贪欲恣情，不生惭愧，唯断外食，自为持斋，必无是事。”

又礼拜者：“当如是法也，必须理体内明，事随权变，理有行藏，会如是义，乃名依法。夫礼者敬也，所谓恭敬真性，屈伏无明，名为礼拜。若能恶情永灭，善念恒存，虽不现相，名为礼

拜。其相即法相也。世尊欲令世俗表谦下心，亦为礼拜；故须屈伏外身，示内恭敬。举外明内，性相相应。若复不行理法，唯执外求，内则放纵瞋痴，常为恶业，外即空劳身相，诈现威仪，无惭于圣，徒诳于凡，不免轮回，岂成功德。”

问曰：“如温室经说，洗浴众僧，获福无量。此则凭于事法，功德始成，若为观心可相应否？”

答曰：“洗浴众僧者，非洗世间有为事也。世尊当尔为诸弟子说温室经，欲令受持洗浴之法；故假世事，比喻真宗。隐说七事供养功德，其七事云何？一者净水、二者烧火、三者澡豆、四者杨柳、五者净灰、六者苏膏、七者内衣。以此七法喻于七事，一切众生由此七法沐浴庄严，能除毒心无明垢秽。”

其七法者：“一者谓净戒洗荡愆非，犹如净水濯诸尘垢。二者智慧观察内外，犹如然火能温净水。三者分别简弃诸恶，犹如澡豆能净垢腻。四者真实断诸妄想，如嚼杨枝能净口气。五者正信决定无疑，犹如净灰摩身能辟诸风。六者谓柔和忍辱，犹如苏膏通润皮肤。七者谓惭愧悔诸恶业，犹如内衣遮丑行体。如上七法，是经中秘密之义。如来当尔为诸大乘利根者说，非为小智下劣凡夫，所以今人无能解悟。其温室者，即身是也。所以燃智慧火，温净戒汤，沐浴身中。真如佛性，受持七法，以自庄严。当尔比丘，聪明上智，皆悟圣意，如说修行，功德成就，俱登圣果。今时众生，莫测其事，将世间水洗质碍身，自谓依经，岂非误也。且真如佛性，非是凡形，烦恼尘垢，本来无相，岂可将质碍水，

洗无为身？事不相应，云何悟道？若欲身得净者；当观此身，本因贪欲，不净所生，臭秽骈阗，内外充满。若也洗此身求于净者，犹如塹塹尽方净，以此验之，明知洗外非佛说也。”

问曰：“经说言至念佛，必得往生西方净土。以此一门即应成佛，何假观心？求于解脱。”

答曰：“夫念佛者，当须正念，了义为正，不了义为邪。正念必得往生，邪念云何达彼？佛者觉也，所谓觉察身心，勿令起恶；念者忆也，所谓忆持戒行不忘，精进勤了。如是义，名为念。故知念在于心，不在于言。因筌求鱼，得鱼忘筌；因言求意，得意忘言。既称念佛之名，须知念佛之道。若心无实，口诵空名，三毒内臻，人我填臆，将无明心不见佛，徒尔费功。且如诵之与念，义理悬殊，在口曰诵，在心曰念。故知念从心起，名为觉行之门；诵在口中，即是音声之相。执相求理，终无是处。故知过去诸圣所修，皆非外说，唯只推心。即心是众善之源，即心为万德之王。涅槃常乐，由息心生。三界轮回，亦从心起。心是一世之门户，心是解脱之关津。知门户者，岂虑难成？知关津者，何忧不达？窃见今时浅识，唯知事相为功，广费财宝，多伤水陆，妄营像塔，虚促人夫，积木叠泥，图青画绿，倾心尽力，损己迷它；未解惭愧，何曾觉知。见有为则勤勤爱着，说无相则兀兀如迷。且贪现世之小慈，岂觉当来之大苦。此之修学，徒自疲劳，背正归邪，诳言获福。但能摄心内照，觉观外明；绝三毒永使销亡，闭六贼不令侵扰，自然恒沙功德，种种庄严，无数法门，一

一成就。超凡证圣，目击非遥。悟在须臾，何烦皓首？真门幽秘，
宁可具陈？略述观心，详其少分，而说偈言：

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知待心知。

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时。

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只这心心心是佛。

达摩大师血脉论

序

原人之心，皆具佛性。泛观诸家禅说一切经文，原其至当之理，未有不言自己性中本来真佛。达摩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盖谓自己真佛，不出一性之中。人人不自委信，所以向外驰求。将谓自性真佛外更有别佛，故诸佛诸祖师说法要人省悟自己本来真佛，不假外求。又缘种种法语泛滥不一，转使学人惑乱本性，无悟入处。惟有达摩血脉论，并黄檗传心法要二说，最为至论。可以即证自己佛性，使人易晓。比之求师访道，钻寻故纸，坐禅行脚，狂费工夫，相去万倍，此非小补。

绍兴癸酉见独老人任哲序

三界混起

同归一心

前佛后佛

以心传心

不立文字

问曰：“若不立文字，以何为心？”

答曰：“汝问吾即是汝心，吾答汝即是吾心。吾若无心因何解答汝？汝若无心因何解问吾？问吾即是汝心，从无始旷大劫以来，乃至施为运动一切时中，一切处所，皆是汝本心，皆是汝本佛。即心是佛，亦复如是。除此心外，终无别佛可得；离此心外觅菩提涅槃，无有是处。自性真实非因非果。法即是心义，自心是涅槃。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无有是处。

佛及菩提皆在何处？譬如有人以手提虚空得否？虚空但有名，亦无相貌；取不得、舍不得，是捉空不得。除此心外，见佛终不得也。佛是自心作得，因何离此心外觅佛？前佛后佛只言其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

若言心外有佛，佛在何处？心外既无佛，何起佛见？递相诳惑，不能了本心，被它无情物摄，无自由。若也不信，自诳无益。

佛无过患，众生颠倒，不觉不知自心是佛。若知自心是佛，不应心外觅佛。佛不度佛，将心觅佛不识佛。但是外觅佛者，尽是不识自心是佛。亦不得将佛礼佛，不得将心念佛。佛不诵经，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亦不造善恶。

若欲觅佛，须是见性，见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念佛得因果，诵经得聪明，持戒得生天，布施得福报，觅佛终不得也。

若自己明白了，须参善知识，了却生死根本。若不见性，即不名善知识。若不如此纵说得十二部经，亦不免生死轮回，三界受苦，无出期时。

昔有善星比丘，诵得十二部经，犹自不免轮回，缘为不见性。善星既如此，今时人讲得三五本经论以为佛法者，愚人也。若不识得自心，诵得闲文书，都无用处。若要觅佛，直须见性。性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无事无作人。若不见性，终日茫茫，向外驰求，觅佛元来不得。

虽无一物可得，若求会亦须参善知识，切须苦求，令心会解。

生死事大，不得空过，自诳无益。纵有珍馐如山，眷属如恒河沙开眼即见，合眼还见么？故知有为之法，如梦幻等。若不急寻师，空过一生。

然即佛性自有，若不因师，终不明了。不因师悟者，万中希有。若自己以缘会合，得圣人意，即不用参善知识。此即是生而知之，胜学也。若未悟解，须勤苦参学，因教方得悟。

若未悟了，不学亦得。不同迷人，不能分别皂白，妄言宣佛敕，谤佛忌法。如斯等类，说法如雨，尽是魔说，即非佛说。师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它指挥，不觉堕生死海。

但是不见性人，妄称是佛。此等众生，是大罪人，诳它一切

众生，令入魔界。若不见性，说得十二部经教，尽是魔说。魔家眷属，不是佛家弟子。既不辨皂白，凭何免生死。

若见性即是佛，不见性即是众生。若离众生性，别有佛性可得者，佛今在何处？即众生性，即是佛性也。性外无佛，佛即是性；除此性外，无佛可得，佛外无性可得。”

问曰：“若不见性，念佛诵经布施持戒精进，广兴福利，得成佛否？”

答曰：“不得。”

又问：“因何不得？”

答曰：“有少法可得，是有为法，是因果、是受报、是轮回法，不免生死，何时得成佛道。成佛须是见性。若不见性，因果等语，是外道法。若是佛不习外道法。

佛是无业人，无因果，但有少法可得，尽是谤佛，凭何得成。但有住着一心一能一解一见，佛都不许。

佛无持犯，心性本空，亦非垢净。诸法无修无证，无因无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恶，佛不精进，佛不懈怠，佛是无作人。但有住着心，见佛即不许也。

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见此义，一切时中，一切处处，皆是不了本心。

若不见性，一切时中拟作无作想，是大罪人，是痴人，落无记空中；昏昏如醉人，不辨好恶。

若拟修无作法，先须见性，然后息缘虑。若不见性得成佛道，

无有是处。

有人拨无因果，炽然作恶业，妄言本空，作恶无过；如此之，堕无间黑暗地狱，永无出期。若是智人，不应作如是解。”

问曰：“既若施为运动，一切时中皆是本心；色身无常之时，云何不见本心？”

答曰：“本心常现前，汝自不见？”

问曰：“心既见在，何故不见？”

师曰：“汝曾作梦否？”

答：“曾作梦。”

问曰：“汝作梦之时，是汝本身否？”

答：“是本身。”

又问：“汝言语施为运动与汝别不别？”

答曰：“不别。”

师曰：“既若不别，即此身是汝本法身；即此法身是汝本心。”

此心从无始旷大劫来，与如今不别；未曾有生死，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好不恶，不来不去；亦无是非、亦无男女相、亦无僧俗老少、无圣无凡；亦无佛、亦无众生、亦无修证、亦无因果、亦无筋力、亦无相貌；犹如虚空，取不得、舍不得，山河石壁不能为碍；出没往来，自在神通；透五蕴山，渡生死河；一切业拘此法身不得。

此心微妙难见，此心不同色心，此心是人皆欲得见。于此光明中运手动足者，如恒河沙，及乎问着，总道不得，犹如木人相

似，总是自己受用，因何不识？佛言一切众生，尽是迷人，因此作业，堕生死河，欲出还没，只为不见性。众生若不迷，因何问着其中事，无有一人得会者，自家运手动足因何不识。

故知圣人语不错，迷人自不会晓。故知此难明，惟佛一人能会此法；余人天及众生等，尽不明了。

若智慧明了，此心号名法性，亦名解脱。生死不拘，一切法拘它不得，是名大自在王如来；亦名不思议，亦名圣体，亦名长生不死，亦名大仙。名虽不同，体即是一。

圣人种种分别，皆不离自心。心量广大，应用无穷，应眼见色，应耳闻声，应鼻嗅香，应舌知味，乃至施为运动，皆是自心。一切时中但有语言道断，即是自心。

故云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色无尽是自心，心识善能分别一切，乃至施为运用，皆是智慧。心无形相，智慧亦无尽。故云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

四大色身，即是烦恼，色身即有生灭，法身常住无所住，如来法身常不变异故。经云：众生应知，佛性本自有之。

迦叶只是悟得本性，本性即是心，心即是性，性即此同诸佛心。前佛后佛只传心，除此心外，无佛可得。

颠倒众生不知自心是佛，向外驰求，终日忙忙；念佛礼佛，佛在何处？不应作如是等见，但知自心，心外更无别佛。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云：所在之处，即为有佛。

自心是佛，不应将佛礼佛；但是有佛及菩萨相貌，忽尔见前，

切不用礼敬。我心空寂，本无如是相貌，若取相即是魔，尽落邪道。若是幻从心起，即不用礼。礼者不知，知者不礼，礼被魔摄。恐学人不知，故作是辨。

诸佛如来本性体上，都无如是相貌，切须在意。但有异境界切不用采括，亦莫生怕怖，不要疑惑，我心本来清静，何处有如许相貌。乃至天龙夜叉鬼神帝释梵王等相，亦不用心生敬重，亦莫怕惧；我心本来空寂，一切相貌皆是妄见，但莫取相。

若起佛见法见，及佛菩萨等相貌，而生敬重，自堕众生位中。若欲直会，但莫取一切相即得，更无别语。

故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无定实，幻无定相。是无常法，但不取相，合它圣意。

故经云：离一切相，即名诸佛。

问曰：因何不得礼佛菩萨等？

答曰：天魔波旬阿修罗示见神通，皆作得菩萨相貌。种种变化，是外道，总不是佛。佛是自心，莫错礼拜。

佛是西国语，此土云觉性。觉者灵觉，应机接物，扬眉瞬目，运手动足，皆是自己灵觉之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禅。禅之一字，非凡圣所测。

又云：见本性为禅。若不见本性，即非禅也。假使说得千经万论，若不见本性，只是凡夫，非是佛法。至道幽深，不可话会，典教凭何所及。但见本性，一字不识亦得。

见性即是佛，圣体本来清静，无有杂秽。所有言说，皆是圣

人从心起用。用体本来空，名言犹不及，十二部经凭何得及。

道本圆成，不用修证。道非声色，微妙难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可向人说也。唯有如来能知，余人天等类，都不觉知。

凡夫智不及，所以有执相。不了自心本来空寂，妄执相及一切法即堕外道。若知诸法从心生，不应有执，执即不知。

若见本性，十二部经总是闲文字。千经万论只是明心，言下契会，教将何用？至理绝言；教是语词，实不是道。

道本无言，言说是妄。若夜梦见楼阁宫殿象马之属，及树木丛林池亭如是等相；不得起一念乐着，尽是托生之处，切须在意。临终之时，不得取相，即得除障。疑心瞥起，即魔摄。

法身本来清净无受，只缘迷故，不觉不知，因兹故妄受报。所以有乐着，不得自在。

只今若悟得本来身心，即不染习。若从圣入凡，示见种种杂类，自为众生，故圣人逆顺皆得自在，一切业拘它不得。

圣成久有大威德，一切品类业，被它圣人转，天堂地狱无奈何它。

凡夫神识昏昧，不同圣人，内外明彻。若有疑即不作，作即流浪生死，后悔无相救处。贫穷困苦皆从妄想生，若了是心，递相劝勉，但无作而作，即入如来知见。

初发心人，神识总不定；若梦中频见异境，辄不用疑，皆是自心起故，不从外来。梦若见光明出现，过于日轮，即余习顿尽，法界性见。若有此事，即是成道之因。唯自知，不可向人说。

或静园林中行住坐卧，眼见光明，或大或小，莫与人说，亦不得取，亦是自性光明。或夜静暗中行住坐卧，眼睹光明，与昼无异，不得怪，并是自心欲明显。

或夜梦中见星月分明，亦自心诸缘欲息，亦不得向人说。梦若昏昏，犹如阴暗中行，亦是自心烦恼障重，亦自知。

若见本性不用读经念佛，广学多知无益，神识转昏。设教只为标心；若识心，何用看教？

若从凡入圣，即须息业养神，随分过日。若多嗔恚，令性转与道相违，自赚无益。

圣人于生死中，自在出没，隐显不定，一切业拘它不得。圣人破邪魔，一切众生但见本性，余习顿灭。神识不昧，须是直下便会，只在如今。

欲真会道，莫执一切法；息业养神，余习亦尽。自然明白，不假用功。外道不会佛意，用功最多；违背圣意，终日驱驱念佛转经，昏于神性，不免轮回。

佛是闲人，何用驱驱广求名利，后时何用？但不见性人，读经念佛，长学精进；六时行道，长坐不卧；广学多闻，以为佛法。此等众生，尽是谤佛法人。

前佛后佛，只言见性。诸行无常，若不见性，妄言我得阿耨菩提，此是大罪人。

十大弟子阿难多闻中得第一，于佛无识只学多闻，二乘外道皆无识佛，识数修证，堕在因果中。是众生业报，不免生死，远

背佛意，即是谤佛众生，杀却无罪过。

经云：阐提人不生信心，杀欲无罪过。若有信心，此人是佛位人。若不见性，即不用取次谤它良善，自赚无益。善恶历然，因果分明。天堂地狱只在眼前，愚人不信，现堕黑暗地狱中；亦不觉不知，只缘业重故，所以不信。譬如无目人，不信道有光明，纵向伊说亦不信，只缘盲故，凭何辨得日光；愚人亦复如是。

现今堕畜生杂类，诞在贫穷下贱，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虽受是苦，直问着亦言我今快乐，不异天堂。故知一切众生，生处为乐，亦不觉不知。如斯恶人，只缘业障重故，所以不能发信心者，不自由它也。

若见自心是佛，不在剃除须发，白衣亦是佛。若不见性，剃除须发，亦是外道。

问曰：白衣有妻子，淫欲不除，凭何得成佛？

答曰：只言见性不言淫欲。只为不见性；但得见性，淫欲本来空寂，自尔断除，亦不乐着，纵有余习，不能为害。

何以故？性本清净故。虽处在五蕴色身中，其性本来清净，染污不得。法身本来无受，无饥无渴，无寒热，无病，无恩爱，无眷属，无苦乐，无好恶，无短长，无强弱，本来无有一物可得，只缘执有此色身，因即有饥渴寒热瘴病等相，若不执，即一任作。

若于生死中得自在，转一切法，与圣人神通自在无碍，无处不安。若心有疑，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不作最好，作了不免轮回生死。若见性，旃陀罗亦得成佛。

问曰：旃陀罗杀生作业，如何得成佛？

答曰：只言见性不言作业。纵作业不同，一切业拘不得。从无始旷大劫来，只为不见性，堕地狱中，所以作业轮回生死。

从悟得本性，终不作业。若不见性，念佛免报不得，非论杀生命。若见性疑心顿除，杀生命亦不奈它何。

自西天二十七祖，只是递传心印。吾今来此土，唯传顿教大乘，即心是佛，不言持戒精进苦行。

乃至入水火，登于剑轮，一食长坐不卧，尽是外道有为法。若识得施为运动灵觉之性，汝即诸佛心。

前佛后佛只言传心，更无别法。若识此法，凡夫一字不识亦是佛。若不识自己灵觉之性，假使身破如微尘，觅佛终不得也。

佛者亦名法身，亦名本心，此心无形相，无因果，无筋骨，犹如虚空，取不得。不同质碍，不同外道。

此心除如来一人能会，其余众生迷人不明了。此心不离四大色身中，若离是心，即无能运动。是身无知，如草木瓦砾。身是无性，因何运动。若自心动，乃至语言施为运动，见闻觉知，皆是动心动用。动是心动，动即其用。动用外无心，心外无动。动不是心，心不是动。动本无心，心本无动。动不离心，心不离动。动无心离，心无动离，动是心用，用是心动。动即心用，用即心动。不动不用，用体本空。空本无动，动用同心，心本无动。

故经云：动而无所动，终日去来而未曾去，终日见而未曾见，终日喙而未曾喙，终日闻而未曾闻，终日知而未曾知，终日喜而

未曾喜，终日行而未曾行，终日住而未曾住。

故经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见闻觉知，本自圆寂。乃至
嗔喜痛痒何异木人，只缘推寻痛痒不可得。故经云：恶业即得苦
报，善业即有善报，不但嗔堕地狱，喜即生天。若知嗔喜性空，
但不执即业脱。

若不见性，讲经决无凭，说亦无尽。略标邪正如是，不及一
二也。

颂曰：心心心难可寻，宽时遍法界，窄也不容针。

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只这心心心是佛。

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

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时。

偈曰：

吾本来此土。传法救迷情。

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达摩大师悟性论

夫道者，以寂灭为体。修者，以离相为宗。故经云：寂灭是菩提，灭诸相故。

佛者觉也；人有觉心，得菩提道，故名为佛。经云：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是知有相，是无相之相。不可以眼见，唯可以智知。若闻此法者，生一念信心，此人以发大乘超三界。

三界者：贪嗔痴是。返贪嗔痴为戒定慧，即名超三界。然贪嗔痴亦无实性，但据众生而言矣。若能返照，了了见贪嗔痴性即是佛性，贪嗔痴外更无别有佛性。经云：诸佛从本来，常处于三毒，长养于白法，而成于世尊。三毒者：贪嗔痴也。

言大乘最上乘者，皆是菩萨所行之处，无所不乘，亦无所乘，终日乘未尝乘，此为佛乘。经云：无乘为佛乘也。若人知六根不实，五蕴假名，遍体求之，必无定处，当知此人解佛语。

经云：五蕴窟宅名禅院。内照开解即大乘门，可不明哉。不忆一切法，乃名为禅定。若了此言者，行住坐卧皆禅定。

知心是空，名为见佛。何以故？十方诸佛皆以无心，不见于心，名为见佛。

舍身不吝，名大布施。离诸动定，名大坐禅。何以故？凡夫一向动，小乘一向定，谓出过凡夫小乘之坐禅，名大坐禅。若作此会者，一切诸相不求自解，一切诸病不治自差，此皆大禅定力。

凡将心求法者为迷，不将心求法者为悟。不着文字名解脱；

不染六尘名护法；出离生死名出家；不受后有名得道；不生妄想名涅槃；不处无明为大智慧；无烦恼处名般涅槃；无心相处名为彼岸。

迷时有此岸，若悟时无此岸。何以故？为凡夫一向住此。若觉最上乘者，心不住此，亦不住彼，故能离于此彼岸也。若见彼岸异于此岸，此人之心，已得无禅定。

烦恼名众生，悟解名菩提，亦不一不异，只隔具迷悟耳。迷时有世间可出，悟时无世间可出。平等法者中，不见凡夫异于圣人。经云：平等法者，凡夫不能入，圣人不能行。平等法者，唯有大菩萨与诸佛如来行也。若见生异于死，动异于静，皆名不平等。不见烦恼异于涅槃，是名平等。何以故？烦恼与涅槃，同一性空故。

是以小乘人妄断烦恼，妄入涅槃为涅槃所滞。菩萨知烦恼性空，即不离空，故常在涅槃。

涅槃者：涅而不生，盘而不死，出离生死，出般涅槃。心无去来，即入涅槃。是知涅槃即是空心。

诸佛入涅槃者，为在无妄想处。菩萨入道场者，即是无烦恼处。

空闲处者，即是无贪嗔痴也。贪为欲界、嗔为色界、痴为无色界，若一念心生，即入三界；一念心灭，即出三界。

是知三界生灭，万法有无，皆由一心。凡言一法者：似破瓦石竹木无情之物。若知心是假名，无有实体，即知自家之心亦是

非有，亦是非无。何以故？凡夫一向生心，名为有；小乘一向灭心，名为无；菩萨与佛未曾生心，未曾灭心，名为非有非无心；非有非无心，此名为中道。

是知持心学法，则心法俱迷；不持心学法，则心法俱悟。

凡迷者：迷于悟，悟者：悟于迷。正见之人，知心空无，即超迷悟。无有迷悟，始名正解、正见。

色不自色，由心故色；心不自心，由色故心；是知心色两相俱生灭。有者有于无，无者无于有，是名真见。

夫真见者，无所不见，亦无所见，见满十方，未曾有见。何以故？无所见故，见无见故，见非见故。

凡夫所见，皆名妄想。若寂灭无见，始名真见。心境相对，见生于中，若内不起心，则外不生境，境心俱净，乃名为真见。作此解时，乃名正见。

不见一切法，乃名得道；不解一切法，乃名解法。何以故？见与不见，俱不见故；解与不解，俱不解故。无见之见，乃名真见；无解之解，乃名大解。

夫正见者：非直见于见，亦乃见于不见。真解者：非直解于解，亦乃解于无解。凡有所解，皆名不解；无所解者，始名正解；解与不解，俱非解也。

经云：不舍智慧名愚痴。以心为空，解与不解俱是真；以心为有，解与不解俱是妄。若解时法逐人，若不解时人逐法。若法逐于人，则非法成法；若人逐于法，则法成非法。若人逐于法，

则法皆妄；若法逐于人，则法皆真。

是以圣人亦不将心求法，亦不将法求心，亦不将心求心，亦不将法求法。所以心不生法，法不生心，心法两寂，故常为在定。

众生心生，则佛法灭；众生心灭，则佛法生。心生则真法灭，心灭则真法生。已知一切法各各不相属，是名得道人。知心不属一切法，此人常在道场。

迷时有罪，解时无罪。何以故？罪性空故。若迷时无罪见罪，若解时即罪非罪。何以故？罪无处所故。经云：诸法无性，真用莫疑，疑即成罪。何以故？罪因疑惑而生。若作此解者，前世罪业即为消灭。

迷时六识五阴皆是烦恼生死法，悟时六识五阴皆是涅槃无生死法。修道人不外求道。何以故？知心是道；若得心时，无心可得；若得道时，无道可得。若言将心求道得者，皆名邪见。

迷时有佛有法，悟无佛无法。何以故：悟即是佛法。夫修道者：身灭道成。亦如甲折树。生此业报身，念念无常，无一定法，但随念修之；亦不得厌生死，亦不得爱生死；但念念之中，不得妄想；则生证有余涅槃，死入无生法忍。

眼见色时，不染于色；耳闻声时，不染于声；皆解脱也。眼不着色，眼为禅门；耳不着声，耳为禅门。总而言，见色有见色性，不着常解脱；见色相者常系缚。不为烦恼所系缚者，即名解脱，更无别解脱。

善观色者，色不生心，心不生色，即色与心俱清净。无妄想

时，一心是一佛国，有妄想时，一心是一地狱。众生造作妄想，以心生心，故常在地狱。菩萨观察妄想，不以心生心，常在佛国。

若不以心生心，则心心入空，念念归静，从一佛国至一佛国。若以心生心，则心心不静，念念归动，从一地狱历一地狱。若一念心起，则有善恶二业，有天堂地狱；若一念心不起，即无善恶二业，亦无天堂地狱。

为体非有非无，在凡即有，在圣即无。圣人无其心，故胸臆空洞，与天同量。此已下并是大道中证，非小乘及凡夫境界也。

心得涅槃时，即不见有涅槃。何以故？心是涅槃。若心外更见涅槃，此名著邪见也。

一切烦恼为如来种心，为因烦恼而得智慧。只可道烦恼生如来，不可得道烦恼是如来。故身心为田畴，烦恼为种子，智慧为萌芽，如来喻于谷也。

佛在心中，如香在树中；烦恼若尽，佛从心出；朽腐若尽，香从树出，即知树外无香，心外无佛。若树外有香，即是他香；心外有佛，即是他佛。

心中有三毒者，是名国土秽恶；心中无三毒者，是名国土清净。经云：若使国土不净，秽恶充满，诸佛世尊于中出者，无有此事。不净秽恶者，即无明三毒是；诸佛世尊者，即清净觉悟心是。

一切言语无非佛法；若能无其所言，而终日言是道；若能有所言，即终日默而非道。是故如来言不乘默，默不乘言，言不

离默；悟此言默者，皆在三昧。若知时而言，言亦解脱；若不知时而默，默亦系缚。是故言若离相，言亦名解脱；默若着相，默即是系缚。

夫文字者：本性解脱。文字不能就系缚，系缚自本来未就文字。

法无高下，若见高下非法也。非法为筏，是法为人筏者。人乘其筏者，即得渡于非法，则是法也。若世俗言，即有男女贵贱；以道言之，即无男女贵贱。以是天女悟道，不变女形；车匿解真，宁移贱称乎。此盖非男女贵贱，皆由一相也。

天女于十二年中，求女相了不可得，即知于十二年中，求男相亦不可得。十二年者，即十二入是也。

离心无佛，离佛无心；亦如离水无冰，亦如离冰无水。

凡言离心者，非是远离于心，但使不着心相。经云：不见相，名为见佛。即是离心相也。离佛无心者；言佛从心出，心能生佛。然佛从心生，而心未尝生于佛。亦如鱼生于水，水不生于鱼。欲观于鱼，未见鱼，而先见水。

欲观佛者，未见佛，而先见心。即知己见鱼者，忘于水；已见佛者，忘于心。若不忘于心，尚为心所惑；若不忘于水，尚被水所迷。

众生与菩提，亦如冰之与水；为三毒所烧，即名为众生；为三解脱所净，即名菩提。为三冬所冻，即名为冰；为三夏所消，即名为水。若舍却冰，即无别水；若弃却众生，则无别菩提。

明知冰性即是水性，水性即是冰性。众生性者，即菩提性也。

众生与菩提同一性，亦如乌头与附子共根耳；但时节不同，迷异境故，有众生菩提二名矣。是以蛇化为龙，不改其鳞；凡变为圣，不改其面。

但知心者智内，照身者戒外。真众生度佛，佛度众生，是名平等。

众生度佛者，烦恼生悟解；佛度众生者，悟解灭烦恼。是知非无烦恼，非无悟解；是知非烦恼无以生悟解，非悟解无以灭烦恼。

若迷时佛度众生，若悟时众生度佛。何以故？佛不自成，皆由众生度故。诸佛以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无明贪爱皆是众生别名也。众生与无明，亦如左掌与右掌，更无别也。

迷时在此岸，悟时在彼岸。若知心空不见相，则离迷悟；既离迷悟，亦无彼岸。

如来不在此岸，亦不在彼岸，不在中流。中流者，小乘人也；此岸者，凡夫也。彼岸菩提也。

佛有三身者；化身报身法身；化身亦云应身。若众生常作善时即化身，现修智慧时即报身，现觉无为即法身。

常现飞腾十方随宜救济者，化身佛也。若断惑即是雪山成道，报身佛也。无言无说，无作无得，湛然常住，法身佛也。

若论至理，一佛尚无，何得有三？

此谓三身者，但据人智也。人有上中下说，下智之人妄兴福

力也，妄见化身佛；中智之人妄断烦恼，妄见报身佛；上智之人妄证菩提，妄见法身佛；上上智之人内照圆寂，明心即佛不待心而得佛智，知三身与万法皆不可取不可说，此即解脱心，成于大道。

经云：佛不说法，不度众生，不证菩提。此之谓矣！众生造业，业不造众生。今世造业，后世受报，无有脱时。唯有至人，于此身中，不造诸业，故不受报。经云：诸业不造，自然得道。岂虚言哉！

人能造业，业不能造人；人若造业，业与人俱生；人若不造业，业与人俱灭。是知业由人造，人由业生。人若不造业，即业无由生人也。

亦如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今之凡夫，往往造业，妄说无报，岂至少不苦哉。若以至少而理前心，造后心报，何有脱时？若前心不造，即后心无报，复安妄见业报？

经云：虽信有佛，言佛苦行，是名邪见。虽信有佛，言佛有金铍马麦之报，是名信不具足，是名一阐提。

解圣法名为圣人，解凡法者名为凡夫。但能舍凡法就圣法，即凡夫成圣人矣。

世间愚人，但欲远求圣人，不信慧解之心为圣人也。经云：无智人中，莫说此经。

经云：心也法也，无智之人，不信此心。解法成于圣人，但欲远外求学，爱慕空中佛像光明香色等事，皆堕邪见，失心狂乱。

经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八万四千法门，尽由一心而起。若心相内净，犹如虚空，即出离身心内，八万四千烦恼为病本也。凡夫当生忧死，饱临愁饥，皆名大惑。

所以圣人不谋其前，不虑其后，无恋当今，念念归道。若未悟此大理者，即须早求人天之善，无令两失。

夜坐偈云：

一更端坐结跏趺。怡神寂照泯同虚。
旷劫由来不生灭。何须生灭灭无余。
一切诸法皆如幻。本性自空那用除。
若识心性非形像。湛然不动自真如。
二更凝神转明净。不起忆想同真性。
森罗万像并归空。更执有空还是病。
诸法本自非空有。凡夫妄想论邪正。
若能不二其居怀。谁道即凡非是圣。
三更心净等虚空。遍满十方无不通。
山河石壁无能障。恒沙世界在其中。
世界本性真如性。亦无无性即含融。
非但诸佛能如此。有情之类并皆同。
四更无灭亦无生。量与虚空法界平。
无去无来无起灭。非有非无非暗明。
不起诸见如来见。无名可名真佛名。
唯有悟者应能识。未会众生由若盲。

五更般若照无边。不起一念历三千。
欲见真如平等性。慎勿生心即目前。
妙理玄奥非心测。不用寻逐令疲极。
若能无念即真求。更若有求还不识。

达摩大师无心论

夫至理无言。要假言而显理。大道无相为接粗而见形。今且假立二人共谈无心之论矣。

弟子问和尚曰：有心无心？

答曰：无心。

问曰：既云无心，谁能见闻觉知，谁知无心？

答曰：还是无心，既见闻觉知，还是无心能知无心。

问曰：既若无心，即合无有见闻觉知，云何得有见闻觉知？

答曰：我虽无心能见能闻能觉能知。

问曰：既能见闻觉知，即是有心，那得称无？

答曰：只是见闻觉知，即是无心。何处更离见闻觉知，别有无心。我今恐汝不解，一一为汝解说，令汝得悟真理。假如见终日见由为不见，见亦无心；闻终日闻由为无闻，闻亦无心；觉终日觉由为无觉，觉亦无心；知终日知由为无知，知亦无心；终日造作，作亦无作，作亦无心。故云见闻觉知，总是无心。

问曰：若为能得知是无心？

答曰：汝但子细推求看，心作何相貌？其心复可得，是心不是心。为复在内，为复在外，为复在中间？如是三处推求，觅心了不可得，乃至一切处求觅亦不可得。当知即是无心。

问曰：和尚既云一切处总是无心，即合无有罪福，何故众生轮回六聚生死不断？

答曰：众生迷妄，于无心中而妄生心，造种种业，妄执为有，足可致使轮回六趣，生死不断。譬有人，于暗中见杌为鬼，见绳为蛇，便生恐怖。众生妄执亦复如是。于无心中，妄执有心，造种种业，而实无不轮回六趣。如是众生，若遇大善知识，教令坐禅，觉悟无心，一切业障，尽皆销灭，生死即断。譬如暗中，日光一照，而暗皆尽。若悟无心，一切罪灭亦复如是。

问曰：弟子愚昧，心犹未了，审一切处六根所用者应？

答曰：语种种施为烦恼菩提，生死涅槃，定无心否？

答曰：定是无心。只为众生妄执有心，即有一切烦恼生死菩提涅槃。若觉无心，即无一切烦恼生死涅槃，是故如来为有心者说有生死。菩提对烦恼得名，涅槃者对生死得名，此皆对治之法。若无心可得，即烦恼菩提亦不可得，乃至生死涅槃亦不可得。

问曰：菩提涅槃既不可得，过去诸佛皆得菩提，此谓可乎？

答曰：但以世谛文字之言得，于真谛实无可得。故《维摩经》云：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又《金刚经》云：无有少法可得。诸佛如来，但以不可得而得，当知有心，即一切有；无心，一切无。

问曰：和尚既云，于一切处，尽皆无心，木石亦无心，岂不同于木石乎？

答曰：而我无心，心不同木石。何以故？譬如天鼓，虽复无心，自然出种种妙法，教化众生。又如如意珠，虽复无心，自然能作种种变现。而我无心，亦复如是。虽复无心，善能觉了诸法

实相，具真般若，三身自在，应用无妨。故《宝积经》云。以无心意而现行。岂同木石乎？夫无心者，即真心也，真心者，即无心也。

问曰：今于心中，作若为修行？

答曰：但于一切事上觉了，无心即是修行，更不别有修行。故知无心即一切，寂灭即无心也。

弟子于是忽然大悟，始知心外无物，物外无心。举止动用，皆得自在，断诸疑网，更无挂碍。即起作礼，而铭无心，乃为颂曰：

心神向寂，无色无形。

睹之不见，听之无声。

似暗非暗，如明不明。

舍之不灭，取之无生。

大即廓周法界，小即毛端不停。

烦恼混之不浊，涅槃澄之不清。

真如本无分别，能辩有情无情。

收之一切不立，散之普遍含灵。

妙神非知所测，正觅绝于修行。

灭则不见其怀，生则不见其成。

大道寂号无相，万像窃号无名。

如斯运用自在，总是无心之精。

和尚又告曰：诸般若中，以无心般若而为最上。故《维摩经》

云：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摧伏外道。又《法鼓经》：若知无心可得，法即不可得，罪福亦不可得，生死涅槃亦不可得，乃至一切尽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乃为颂曰：

昔日迷时为有心，尔时悟罢了无心。

虽复无心能照用，照用常寂即如如。

重曰：

无心无照亦无用，无照无用即无为。

此是如来真法界，不同菩萨为辟支。

言无心者，即无妄相心也。

又问：何名为太上？

答曰：太者，大也；上者，高也。穷高之妙理，故云太上也。又太者，通泰之位也。三界之天，虽有延康之寿福尽。是故终轮回六趣，未足为太。十住菩萨，虽出离生死，而妙理未极，亦未为太。十住修心，妄有入无，又无其无有双遣，不妄中道，亦未为太。又忘中道，三处都尽，位皆妙觉。菩萨虽遣三处，不能无其所妙，亦未为太。又忘其妙，则佛道至极，则无所存，无存思则无思虑，兼妄心智永息，觉照俱尽，寂然无为，此名为太也。太是理极之义，上是无等色，故云太上，即之佛如来之别名也。

达摩大师息诤论

夫法身至寂，近远等同；理性弘幽，玄深叵测。虚融妙体，凡俗难明；进证得知，文辞未辨。且三乘而演畅，权弘迷徒。趣理寻思，未即于中觅道。小儿无识，可使杨叶为金。智者明然，明知不实。於是息诸诤论，寂默义论不申。假使语尽其源，亦未能至。

故道真如难辨，不在强文之中；纵令义有多端，不表幽玄之意。但经文具载，得意忘言。言若是真，宁容止息？只因众生不会，乖理求言，一身贪逐文辞，而不趣向其意。

真如佛性，具在身中。不息内思，披文外觅。假使多读不会，只是鹦鹉学言，终无了悟之情，岂免所食。

如来设教，只为大慈。虽演三乘，义归於一。慈悲愍念，故述多方。引接迷徒，望同证理。可叹今时学者，一向述言。虽复讲解千章，验行全无一备。口谈药方虽切，终不病除。对乏论浆，那能止渴？说食百味，不那饥苦仍存。岂容语义之中，能居圣体？是以言中无道，道亦无言。

言语之由，乃与为凡标述，权寻圣迹，非是口谈。证语道源，都无演说。凡夫未会，虽复要藉言词，只为不悟，言中展转，迷轮相惑。

必欲存心慕道，须学少用易明。不假多知，劳而无用。若也广求成道，善星只可玄登，所以多求，返生堕落；但看周利，触

事无堪，箕帚存心，由登罗汉。据斯道理，何假多求？

事藉专精，心居在定。菩提之路，不近不遥。转即内求，不劳外觅。若人内觅，是则不遥；若也外求，将知不近。但使世人不信，愿检后辞。理不可违，那能谬说。

余今略承斯证，愿粗恩君。必不此言，方知大悟善事。非独闻为好，亦望普使闻知。愿此含生，俱成佛道。

所说引证者，礼拜之中，劝人自归依佛，僧、法亦然。一体三宝在身，何劳远涉。今因此证，将作佛道不遥；更欲远求，不及回心向己。故言：“凭贤不能自圣，触食不济已饿。”凡则自凡，圣归他圣。学人虽藉明师相训，还须以己精专。若也矣慢不勤，师亦未能辄度。

盖闻道在不远，解不外凭。触食尚不济饿，凭贤那能圣己？但知如此，即须自制其身。师者只是良医，有疾药须自服。

夫大道幽冥，不可枷杖协成。乃从欢喜之生，不从忧戚之起。既知如此，何故不勤？矿虽有金，非炉不出。是以君子得意，尽夜苦己自求；无识小儿，始乃凭他度己。

若也背身求佛，徒费功程。如舍日月而求明，背灯光而觅晓。只可明从日起，日是明根。只是日乃生明，未见别有明能生日。千章万句，并是心为。心是万法之尊，岂可弃这外涉。

诸法因身而立，将知身是法根。若也无身，法无存立。行者但知身为法主，法则是僧。僧法既是一身，佛亦将知不别。佛法僧宝，本是一端。迷者不知，将为别体。

为此劝人求己，不外缘尘。君子自励成人，小儿凭他败己。前贤后圣，亦自求心。况乃今人，而不向己。

法若内无外有，学亦制不关人，纵使内外俱舍，亦须回心返照。若能返照，必达其源，事成不久。

夫道体之本，以己为源；万行缘由，不离一心为主。只为人多不信，一执坚牢，一向贪著，外求总总，不及向己。波波辛苦，转益迷昏。学问虽多，终无所由。只如无财话宝，岂得资身？纵使论言，何曾遗己？但自心迷广说，只是论高。假使广说心迷，终如话宝。

窃以经云：“具说多闻，状似贫人，昔夜数计他珍，终无半钱入己。”如人见他造业，即须克己修营。岂得委彼自贲，而望福报。事无斯理，浪受贫穷。唯须一一自专，论他无益。

虚谈圣迹，广说无为，说者只叹彼前贤，何关身己？尔乃自嗟迷久，识了不周，每将语义为原，不自穷研身己，一向论诤道理，执相逞才，说是道非，不觉随声仇怒。口虽说言无我，不觉随语我生。纵道无，不妨因兹即发。

凡是论诤，特有人我，非我不诤。未审余人，仆情如此。是以学人但能息诤，定得理长，识诤知非，将知不廖。真如渺冥，岂在诤论之中？佛性冲虚，那关有无之境？但自迷徒扰扰，不悟法性虚通。计著有无，凡情竞起。遂即高声执义，诤斗纷纭称意必忻，违情克怒。

口云将身慕道，专事人我不休。是以学者虽多，成无一二。

呜呼长叹，实是昏迷。可不久滞无明，尔乃恒诤胜负！

但欲学贵己，先自取弱卑身。不得以己迷成远，即轻於后学。学无前后，达者为先。有识之徒，俱含佛性。只是未逢师匠，溢溺凡愚；一遇明师，还沾圣位。将知如此，不可以色观人。

道德在心，谁能辄识。孔丘虽圣，犹自恶见后生。况此凡流，能轻初学？夫立身之本，但以普敬、认恶为源。万善之中，莫过慈愍。欲求无失，事藉治心。在世生平，必须思虑。千殃之祸，不入慎门。百事不祥，无能逼善。思寻此事，实用非虚。上古已来，焉知不尔。

又处俗愿莫诤。有义欲申，善须和睦，不得辄生仇怒。纵逸喧情，非直损人，亦能伤己。向来此语多喜不适彼情，若有慈心，莫将为咎。计君道理，不藉此言。望使善事共弘，恶事同舍。

非直才能故聘，且如萤虫助日。即不加光，但尽赤心，述斯拙见。

达摩大师绝观论

(一)

粗是问头，缘门起决。注是答语、入理除疑。是名绝观论。

1、夫大道冲虚，幽微寂寞，不可以心会，不可以言诠。今且立二人，共谈真实：师主名入理，弟子号缘门。

于是入理先生、寂无言说。缘门忽起、问入理先生曰：“云何名心、云何安心？”

答曰：“汝不须立心，亦不须强安，可谓安矣。”

2、问曰：“若无有心，云何学道？”

答曰：“道非心念，何在于心也？”

3、问曰：“若非心念，当何以念？”

答曰：“有念即有心，有心即乖道。无念即无心，无心即真道。”

4、问曰：“一切众生实有心不？”

答曰：“若众生实有心，即颠倒。只为于无心中而立心，乃生妄想。”

5、问曰：“无心有何物？”

答曰：“无心即无物，无物即天真，天真即大道。”

6、问曰：“众生妄想，云何得灭？”

答曰：“若见妄想及见灭者，不离妄想。”

7、问曰：“不遣灭者，得合道理否？”

答曰：“若言合与不合，亦不离妄想。”

8、问曰：“若为 2 时是？”

答曰：“不为时是。”

(二)

1、缘门问曰：“夫言圣人者，当断何法、当得何法而云圣也？”

入理曰：“一法不断，一法不得，即为圣也。”

2、问曰：“若不断不得，与凡何异？”

答曰：“不同。何以故？一切凡夫妄有所断、妄有所得。”

3、问曰：“今言凡有所得、圣无所得，然得与不得有何异？”

答曰：“凡有所得，即有虚妄；圣无所得，即无虚妄。有虚妄故，即论同与不同；无虚妄故，即无异无不异。”

4、问曰：“若无异者，圣名何立？”

答曰：“凡夫之与圣人，二俱是名。名中无二，即无差别；如说龟毛兔角。”

5、问曰：“若圣人同龟毛兔角者，应是毕竟无。令人学何物？”

答曰：“我说龟毛无，不说龟亦无。汝何以设此难 3 也？”

6、问曰：“无毛喻何物？龟喻何物？”

答曰：“龟喻于道，毛喻于我。故圣人无我而有道。但彼凡夫而有我有名者，如横执有龟毛兔角也。”

7、问曰：“若如此者，道应是有，我应是无。若是有无，岂非有无之见？”

答曰：“道非是有，我非是无。何以故？龟非先无今有，故

不言有。毛非先有今无，故不言无。道之与我，譬类可知。”

8、问曰：“夫求道者，为一人得耶？为众人得耶？为各各得耶？为惣 4 共有之？为本来有之？为复修成得之？”

答曰：“皆不如汝所说。何以故？若一人得者，道即不遍。若众人得者，道即有穷。若各各得者，道即有数。若惣共得者，方便即空。若本来有者，万行虚设。若修成得者，造作非真。”

9、问曰：“究竟云何？”

答曰：“离一切根量 5、分别、贪欲。”

（三）

1、缘门问曰：“凡夫有身，亦见闻觉知。圣人有身，亦见闻觉知。中有何异？”

答曰：“凡夫眼见、耳闻、身觉、意知。圣人即不尔，见非眼见，乃至知非意知。何以故？过根量故也。”

2、问曰：“何故经中复说圣人无见闻觉知者何？”

答曰：“圣人无凡夫见闻觉知，非无圣境界；非有所摄，离分别故也。”

3、问曰：“凡夫实有凡境界耶？”

答曰：“实无妄有，本来寂灭。但被虚妄计着，即生颠倒也。”

4、问曰：“我不解，若为 6 圣见非眼见、圣知非意知？”

答曰：“法体难见，譬况可知。如彼玄光鉴物 7，如照所照，非有能照之眼。又如阴阳候物 8，似知所知，非有能知之意也。”

（四）

1、缘门起问曰：“道究竟属谁？”

答曰：“究竟无所属，如空无所依。道若有系属，即有遮有开、有主有寄也。”

2、问曰：“云何为道本？云何为法用？”

答曰：“虚空为道本，参罗 9 为法用也。”

3、问曰：“于中谁为造作？”

答曰：“于中实无作者，法界性自然。”

4、问曰：“可不是众生业力所为耶？”

答曰：“夫受业者而为业系所缠，自因无由 10；何暇系海积山、安天置地？”

5、问曰：“盖闻菩萨有意生身 11，岂不由神通之力耶？”

答曰：“凡夫有漏之业，圣人无漏之业，彼虽胜劣有殊，由 12 未是自然之道。故云‘种种意生身，我说为心量’。”

6、问曰：“既言空为道本，空是佛不？”

答曰：“如是。”

7、问曰：“若空是者，圣人何不遣众生念空、而令念佛也？”

答曰：“为愚痴众生，教令念佛。若有道心之士，即令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夫言实相者，即是空无相也。”

（五）

1、缘门起问曰：“盖闻外道亦得五通，菩萨亦得，共彼有何异也？”

入理答曰：“不同。何以故？外道谓有能得者；菩萨即不尔，

了达无我故也。”

2、问曰：“自有始，凡初学入理未圆，微证真如，薄 13 知妙理。与彼外道五通，何者胜？”

答曰：“先取入理微证，何用彼达事五通乎也？”

3、问曰：“若得五通者，交 14 为世所尊，交为世所重，前知未然，却知过事 15，自防愆犯，岂不胜哉？”

答曰：“不然。何以故？一切世人，心多著相，贪缘事业，假伪乱真。彼虽有胜意之通 16、善星之辩 17，若不知实相之理，皆不免没于裂地之患 18。”

（六）

1、缘门问曰：“道者为独在于形灵之中耶？亦在于草木之中耶？”

入理曰：“道无所不遍也。”

2、问曰：“道若遍者，何故煞 19 人有罪、煞草木无罪。”

答曰：“夫言罪不罪，皆是就情约事，非正道 20 也。但为世人不达道理，妄立我身；煞即有心、心结于业，即云罪也。草木无情，本来合道，理无我故；煞者不计 21，即不论罪与非罪。夫无我合道者，视形如草木，被斫如树林。故文殊执剑于瞿昙 22，鸯掘持刀于释氏 23。此皆合道，同证不生，了知幻化虚无，故即不论罪与非罪。”

3、问曰：“若草木久来合道，经中何故不记 24 草木成佛、偏记人也？”

答曰：“非独记人，亦记草木。经云：于一微尘中，具含一切法。又云：一切法亦如也，一切众生亦如也。如，无二无差别。”

（七）

1、缘门问曰：“如是毕竟空理，当于何证？”

入理曰：“当于一切色中求，当于自语中证。”

2、问曰：“云何当于一切色中求、当于自语中证？云何色中求、云何语中证？”

答曰：“空色一合，语证不二也。”

3、问曰：“若一切法空，何为圣通凡壅？”

答曰：“妄动故壅，真静故通。”

4、问曰：“既实空者，何为受薰？若既受薰，岂成空也？”

答曰：“夫言妄者，不觉忽而起，不觉忽而动。其实空体中，无有一法而受薰。”

5、问曰：“若实空者，一切众生即不修道。何以故？自然性是故。”

答曰：“一切众生若解空理，实亦不假修道。只为于空不空，生于有感。”

6、问曰：“若如此者，应离惑有道。云何言一切非道？”

答曰：“不然。非惑即是道，非离惑是道。何以故？如人醉时非醒，醒时非醉。然不离醉有醒，亦非醉即是醒也。”

7、问曰：“若人醒时，致醉 25 何在？”

答曰：“如手翻覆，若手翻时，不应更问手何在。”

(八)

1、缘门问曰：“若人不达此理，得说法化众生不？”

入理曰：“不得。何以故？自眼未明，焉治他目？”

2、问曰：“随其智力，方便化之，岂不得耶？”

答曰：“若达道理者，可名智力。若不达道理，名为无明力。何以故？助己烦恼作气力故也。”

3、问曰：“虽然不能如理化人，且教众生行十善五戒，安处人天，岂不益哉？”

答曰：“至理无益，更招二损。何以故？自陷陷他故。自陷者，所谓自妨于道；陷他者，所谓不免轮回六趣也。”

4、问曰：“圣人岂不说五乘有差别耶？”

答曰：“圣人无心、说差别法，但彼众生自心希望现。经云：若彼心灭尽，无乘及乘者。无有乘建立，我说为一乘也。”

(九)

1、缘门问曰：“何为真学道人不为他所知、不为他所识？何为也？”

答曰：“奇珍非为贫穷之所识，真人非为群邪伪人之所知。”

2、问曰：“世有伪人，不闲 26 正理，外现威仪，专精事业，多为男女亲近者，何也？”

答曰：“如淫女招群男、臭肉来众蝇，此为名相之所致也。”

(十)

1、缘门问曰：“云何菩萨行于非道、为通达佛道？”

答曰：“善恶无分别也。”

2、问曰：“何谓无分别？”

答曰：“于法不生心也。”

3、问曰：“可无作者乎？”

答曰：“非有无作者也。”

4、问曰：“不觉知乎？”

答曰：“虽知，无我也。”

5、问曰：“无我，何有知？”

答曰：“知亦自无性。”

6、问曰：“道我，有何妨？”

答曰：“知名亦不妨。只恐心中有事。”

7、问曰：“有事，有何妨？”

答曰：“无妨即无事，无事问何妨？”

8、问曰：“若简有事、取无事者，云何名行非道耶？”

答曰：“其实无事。汝强遣他生事，作何物？”

9、问曰：“叵有 27 因缘得煞生不？”

答曰：“野火烧山，猛风折树，崩崖压兽，泛水漂虫；心同如此，合人亦煞。若有犹豫 28 之心，见生见煞中有心 29 不尽，乃至蚊子亦系你命也。”

10、问曰：“叵有因缘得偷盗不？”

答曰：“蜂采池花，雀衔庭粟，牛餐泽豆，马噉 30 原禾；毕竟不作他物解，合山岳亦擎取得。若不如此，乃至针锋缕叶亦系

你项、作奴婢。”

11、问曰：“叵有因缘得行淫不？”

答曰：“天覆于地，阳合于阴，厕承上漏，泉澍 31 于沟；心同如此，一切行处无障碍。若情生分别，乃至自家妇亦污你心也。”

12、问曰：“叵有因缘得妄语不？”

答曰：“语而无主，言而无心，声同钟响，气类风音；心同如此，道佛亦是无。若不如此，乃至称佛亦是妄语。”

（十一）

1、缘门起问曰：“若不存身见，云何行住坐卧也？”

答曰：“但行住坐卧，何须立身见？”

2、问曰：“既不存者，得思惟义理不？”

答曰：“若计有心，不思惟亦有；若了无心，设思惟亦无。何以故？譬如禅师净 32 坐而兴虑、猛风乱动而无心也。”

（十二）

1、缘门问曰：“若有初学道人，忽遇因缘，他欲来害，云何对治而合道乎？”

答曰：“一个 33 不须对治。何以故？可避，避之；不可避，任之；可忍，忍之；不可忍，哭之。”

2、问曰：“若哭，与他有我见人何别？”

答曰：“如杵扣钟，其声自然出也。何必即有我乎？汝若强死捉心，啮齿噤忍，此乃存大大我。”

3、问曰：“人之哀哭，中有情动，岂同钟响？”

答曰：“言同与不同者，但是汝多事、妄想思量作是问。若无心分别者，道体自然。”

4、问曰：“吾闻圣人兵 34 不伤、苦不枉、色不受、心不动。此何谓也？”

答曰：“若了一切法即无我，声与不声、动与不动，俱合道理、无妨碍。”

（十三）

1、缘门问曰：“我见有学道人，不多专精持戒，护威仪不殷懃，不化众生，腾腾任运者，何意也？”

答曰：“欲亡一切分别心，欲灭一切诸有见。虽似腾腾任运 35，而内行无间 36。”

2、问曰：“如此行者，乃更生他小儿之见，云何言能灭见也？”

答曰：“但灭汝见，何虑他生？譬如鱼脱深渊，何虑捕者嫌尔 37？”

3、问曰：“若此者，即是自益损他，何名大士？”

答曰：“汝见若不生，彼即不生。汝今玄虑 38 他生，乃是自生，非他生也。”

4、问曰：“内通大理，外现小仪，于法何损？”

答曰：“汝今强欲要他大老子作小儿戏，于理何益？”

5、问曰：“如是灭见大士，何人能识？何人能知也？”

答曰：“证者乃知，行者能识。”

6、问曰：“如此大士，亦能化生不？”

答曰：“何有日月不照、灯举不明！”

7、问曰：“作何方便？”

答曰：“正直无方便。”

8、问曰：“若无方便，云何利益？”

答曰：“物来而名，事至而应。无心计校 39，有预算之缘 40。”

9、问曰：“我闻如来七日思惟，起乎方便，云何而言无有计校 41 之心？”

答曰：“诸佛境界，非思量觉观所知。”

10、问曰：“佛岂妄语耶？”

答曰：“真实非虚妄。”

11、问曰：“云何经说思惟，今言不思惟？”

答曰：“化门方便也。”

12、问曰：“诸佛方便从何而生？”

答曰：“诸佛不生，但从心生。缘化万有，法本无名。”

（十四）

1、缘门问曰：“我不知云何名为佛？云何名为道？云何名变化？云何名常住？”

入理答曰：“觉了无物谓之佛。通彼一切谓之道。法界出生为变化。究竟寂灭为常住。”

2、问曰：“云何名一切法悉是佛法？”

答曰：“非法非非法，是一切佛法也。”

3、问曰：“何名为法？何名非法？何名非法非非法也？”

答曰：“是法名是法。非法名非法。是非非所量，故名非法非非法。”

4、问曰：“此说谁证？”

答曰：“此说非谁，云何言证？”

5、问曰：“无谁何说？”

答曰：“无谁无说，即是正说。”

6、问曰：“何名邪说？”

答曰：“计有说者。”

7、问曰：“是谁之计？云何无计？”

答曰：“计者但语；语中无语，计者亦无。”

8、问曰：“若此说者，即一切众生本来解脱。”

答曰：“尚无系缚，何有解脱人！”

9、问曰：“此法何名？”

答曰：“尚无有法，何况有名！”

10、问曰：“若此说者，我转不解。”

答曰：“实无解法，汝勿求解。”

11、问曰：“云何究竟？”

答曰：“无始终。”

12、问曰：“可无因果耶？”

答曰：“无本即无末。”

13、问曰：“云何说证？”

答曰：“真实无证说 42。”

14、问曰：“云何知见？”

答曰：“知一切法如，见一切法等。”

15、问曰：“何心之知？何目之见？”

答曰：“无知之知，无见之见。”

16、问曰：“谁说是言？”

答曰：“如我所问。”

17、问曰：“云何如我所问？”

答曰：“汝自观问，答亦可知。”

18、于是缘门再思再审，寂然无言也。

入理先生乃问曰：“汝何以不言？”

缘门答曰：“我不见一法如微尘许而可对说。”

尔时入理先生即语缘门曰：“汝今似见真实理也。”

（十五）

1、缘门问曰：“云何似见、非正见乎？”

入理答曰：“汝今所见无有一法者，如彼外道，虽学隐形，而未能灭影亡迹。”

2、缘门问曰：“云何得形影俱灭也？”

入理答曰：“本无心境，汝莫起生灭之见。”

3、问曰：“凡夫所以问、圣人所以说？”

答曰：“有疑故问，为决疑故说也。”

4、问曰：“吾闻圣人无问而自说。何决也？是有法可说耶？

为是玄见 43 他疑耶？”

答曰：“皆是对病施药也；如天雷声动，必有所应。”

5、问曰：“大圣如来，既无有心生，缘何现世？”

答曰：“夫太平之世，瑞草缘生。”

6、问曰：“如来既非命尽，云何现灭？”

答曰：“饥荒之世，五谷缘灭也。”

7、问曰：“吾闻圣人哀从定起，悲化群生，无碍大通，岂同瑞草也？”

答曰：“定谓法身；报身，四大肉身也；分别前境应起，谓化身。法无因系，化无缘留，出没虚通，故曰无碍也。”

8、问曰：“云何言悲？”

答曰：“但以化身无虑，体合真空，仁物无心，彼强谓之悲。”

9、问曰：“众生何时修道，得似如来？”

答曰：“若不了者，于恒沙劫修道，转转不及 44。初若了者，众生当身即是如来，何论得似、不似？”

10、问曰：“若如说者，如来即是易得，云何言三大劫修？”

答曰：“甚难也。”

11、问曰：“若不转 45，即身是，云何名难？”

答曰：“起心易，灭心难；是身易，非身难；有作易，无作难。故知玄功难会，妙理难合；不动即真，三圣希及 46。”

12、于是缘门长叹，声满十方，忽然无音，豁然大悟。玄光净智，返照无疑，始知学道奇难，徒兴梦虑，而即高声叹曰：“善哉！善哉！如先生无说而说，我实无闻而闻，闻说一合，即寂寞

无说。不知先生向来问答，名谁何法？”

于是入理先生身安不动，目击无言，顾视四方，呵呵唧唧而谓缘门曰：“夫至理幽微，无有文字。汝向来所问，皆是量起心生。梦谓多端，觉已无物。汝欲流通于世，寄问假名，请若收踪，故名《绝观论》也。”

（十六）47

1、问曰：“人皆有心，作何方便，得无生心？”

答：“下中上修，能见自心妄想，知三界如幻实空，始可得免。”

2、问曰：“一切众生如幻如梦，弟子煞之，有罪不？”

答曰：“若见众生是众生，煞之得罪。不见众生是众生，即无可煞；如梦中煞人，寤时毕竟无物。”

3、问：“云何入道？”

答：“心非有无，何问入道？欲得识入道者，不出入心是也。”

4、问：“有人饮酒食肉，行诸五欲，得作佛法耶？”

答：“心尚不有，谁作是非？”

5、问：“何名佛法？”

答：“知心法无，即是佛法。”

6、问：“何名无分别智？”

答：“现识不生、觉观不起是。”

7、问：“何名妄想？”

答：“想念心是。”

8、问：“云何息妄想？”

答：“知妄想不生，无妄可息；知心无心，无心可息是也。”

9、问：“何名如来藏？”

答：“觉知色尘是自心现，想即不生故，即是如来藏。”

10、问：“世人修学，得道不？”

答：“口说修道，实行不可成。世人皆初时有心，久后即慢。故曰：实行者不可口说而得道也。又云：兵怯，不可拟敌；马劣，不能代步。”

11、问：“云何无名相法？”

答：“心里所求，证无人我。说即假名，言即假相。见闻知觉，有何名相？”

12、问：“作何行，即生无色界？”

答：“此人不知方法，皆是息妄见心；虽得心静，久后还发。经云：当来比丘，如犬逐块。人已掷块，犬不知块从人起。犬咬块，不咬其人。若也咬人，块即自息。修道之人若了心量，亦复如是。”

13、问：“佛度众生尽，然后成佛。众生未度，佛已成佛。”

答：“佛自有解：譬如有客坐在暗室，主人吹火，意欲照客，但火着时，主人先照。菩萨意度众生，然功德具足，在前成佛。”

14、问：“众生本法如何？”

答：“无佛无众生，不见人我相，即是本法。（观行法为有缘、无名上士集。）⁴⁸ 譬如矿中，虽有其金，若不施功，终不可得；

用功之者，乃获金矣。心亦如是。虽知本来常寂，若不观察，不得定也。是劝诸学者，一切时处，恒向内照，物得捉之舍 49。

若人求道不习此，千劫万劫枉功夫。

徒自疲劳忍辛苦，究竟不免堕三涂。

譬如求酥钻摇水，力尽不获实由愚。

智者求心不求佛，了本心源即无余。

亦如求酥钻乳浓，不费其功疾成酥。”

15、问曰：“诸佛圣人说青黄赤白观法，何意？”

答曰：“正约众生使住。此是住心法，亦合人识知所见皆不实。若为知，一切物上，或见青，或见黄，即一切所见皆无实。如今人将放光明作圣，大误也。”

16、问曰：“作观，亦知过去未来，若为？”

答曰：“由心静知。纵使知，亦是不实。”

17、又问：“佛得他心智，知过去未来等事，亦可是不实？”

答曰：“亦不是实。经云：菩萨无来去今，云何见过去、未来等事？说佛见过去、未来，得他心智，是不了经说。”

18：问曰：“如来藏是众生，云何？”

答曰：“如来藏者，为见身人说有如来藏。若不见身者，即不说有如来藏。”

19、又问：“如来藏量说始有，若为？”

答曰：“人见身实者，即说有父母所生；若不自见身，亦不得论父母。佛就众生见实，即说如来藏。众生根本，皆如来藏造

业，但造业即受报。说如来藏者，是不了教说。又知如来藏是无我之异名，亦是尽义也。

〔注解〕

1. 绝观论，又名《达磨和尚绝观论》、《入理缘门论》、《菩提心境相融一舍论》。据推测，本论为唐牛头法融禅师所作。敦煌出土中，本文有五种写本。关于本书的作者，众说纷纭。日本学者久野芳隆与关口真大据《宗镜录》卷九、卷十三、卷七十九、卷九十七，《祖堂集》卷三以及《圆觉经大疏抄》卷十一等所引，撰文论证此书为唐代牛头法融（594-657）的著作。此外，柳田圣山在《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书中，指出敦煌本《绝观论》当为法融承达磨《二入四行论》之意而撰。本书所录文本来自《禅宗全书》第三十六册、《大藏经补编》第十八册所收之日本禅文化研究所藏本。

2. 若为：如何、怎样。

3. 难：诘难、问难。

4. 惣，“惣”的讹字，同“总”。

5. 根量：眼耳等六根之所量知。

6. 若为：如何，怎样

7. 玄光鉴物：指神光照物，不见光之所从来。

8. 阴阳候物：指万物随阴阳四季而荣枯，个中似有灵知，而不见有能知者。

9. 参罗：犹言森罗。参，当作“掺”，音 sen 阴平，众多貌。

10. 自在无由：犹言自己尚且不得自由、作不了自己的主。

11. 意生身：又作意成身、意成色身。非父母所生之身体，乃初地以上之菩萨为济度众生，依“意”所化生之身。此外，中有之身、劫初之人、色界、无色界、变化身、界外之变易身等，均属意生身。

12. 由：同“犹”。

13. 薄：略微。

14. 交：俱，都，并。

15. 前知未然，却知过事：能预知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能知晓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16. 胜意之通：胜意与喜根，为二菩萨名。胜意菩萨不见实相，偏于事相，喜头陀行，称赞少欲知足，远众独行。而喜根菩萨通达实相，不坏威仪，不舍世法，主张烦恼性即是菩提性。胜意菩萨因而诽谤喜根菩萨以邪法教化众生，而身堕大地狱中。事见《诸法无行经》卷二。

17. 善星之辩：原为“善星之弁”，据《宗镜录》卷四十二改。善星比丘，传说是佛为太子时之子。出家读诵十二部经，能断欲界之烦恼，发得第四禅定，谓为真涅槃。然彼近恶友退失所得之解脱，以为无涅槃之法，起因果拨无之邪见，且向佛起恶心，生堕无间地狱，因之称曰阐提比丘。阐提者，一阐提之略，不信之义，不成佛之义也，又称曰四禅比丘。《涅槃经》三十三曰：“善星比丘！是佛菩萨时子，出家之后受持读诵分别解说十二部经。坏欲界结，获得四禅。（中略）善星比丘虽复读诵十二部经获得四禅，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义，

亲近恶友，退失四禅。失四禅已，生恶邪见。作如是言：无佛无法，无有涅槃。（中略）善男子！汝若不信如是事者，善星比丘今者在尼连禅河，可共往问。尔时如来即与迦叶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遥见如来，见已，即生恶邪之心。以恶心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狱。（中略）以其宣说无因无果，无有作业。尔乃记彼永断善根，是一阐提厕下之人，地狱劫住。”

18. 裂地之患：指身陷地狱之恶报。

19. 煞：同“杀”。下同。

20. 正道：此指实相。

21. 不计：指不计较或执着我、我所。

22. 文殊执剑于瞿昙：事见《大宝积经》卷一“尔时世尊为欲除彼五百菩萨分别心故，即以威神觉悟文殊师利。文殊师利承佛神力，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膊，手执利剑，直趣世尊。欲行逆害时，佛遽告文殊师利言：“汝住！汝住！不应造逆。勿得害我。我必被害，为善被害。何以故？文殊师利从本已来，无我无人无有丈夫，但是内心见有我人，内心起时，彼已害我，即名为害。”时诸菩萨闻佛说已，咸作是念：一切诸法悉如幻化，是中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命。……”

23. 鸯掘，即鸯掘摩罗，为佛陀弟子之一。又作鸯崛利摩罗、央掘摩罗。意译指鬘、指髻。原为室罗伐悉底城之凶人，因信邪师之言，嘱其杀人一千，各取一指作鬘，始得授以涅槃之法。摩罗遂常杀人，并将所得之指串为鬘状而戴于身止。杀至九百九十九人时，最后欲多样其母以在一千之数。佛陀怜悯之，乃为其说法，终至忏悔改过而入

佛门，后得阿罗汉果。事见《杂阿含经》卷三十八、《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一、《鸯掘摩经》、《鸯掘髻经》等经典。

24. 记：授记。

25. 致醉：指醉时的状态。

26. 闲：通“娴”，熟练，熟习。

27. 叵有：亦作“颇有”，表推度、揣测之语气，犹言“除此之外可有、尚有、更有”。

28. 犹预：图谋、预谋。犹，同“猷”。

29. 有心：执实有之心。与般若空观之心相对。

30. 噉：音 d à n，吃。

31. 澍：此处读 zh ù，同“注”，注入。

32. 净，通“静”。

33. 一个：犹言全然、都。

34. 兵，指刀剑等兵器。

35. 腾腾任运：意思是在日常动用中任持自性，随缘应物。腾腾，奋起，动作迅疾刚健。任运，原指听任命运摆布，此指随缘应物。

36. 无间：不间断，打成一片。

37.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只管打掉自己的分别缘虑之心就行了，何必考虑他人是否生见。就好比鱼儿从网中脱出，回到深潭中，这就达到目的了，何必还考虑捕鱼的人是否生恨心。嫌，恨。

38. 玄虑：妄认为。

39. 计校，同“计较”。

40.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诸佛菩萨虽然处于无心、无为的状态，但是他们却具有应缘度生的神通妙用，一切事情就好象事先预知、事先准备好了似的，毫厘不爽。

41. 同 39。

42. 说证、证说：说与证，又称说与默，为菩萨之二正行。以无漏之正智契入所缘之真理，谓之证。依众生之因缘而对机说法，应病与药，谓之说。就实相之理体而言，无说亦无证，有说有证皆是末边之事，与理体了无交涉。

43. 玄见：以他心通知晓。

44. 转转不及：犹言不断轮回，愈求愈远，与目标背道而驰。

45. 不转：永离诸趣差别流转，恒常安住自性。

46. 希及：罕有能达到者。

47. 以后所集文字，疑为后补上去的。

48. 此句恐非原文，为钞录者补入。

49. 物得捉之舍：此句恐钞录有误。疑为“勿得促之舍”，意思是不要匆忙停止做功夫。

达摩祖师心经颂

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

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时。

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只这心心心是佛。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智慧清净海。理密义幽深。波罗到彼岸。向道祇由心。

多闻千种意。不离线因针。经花系一道。万劫众贤钦。

观自在菩萨

菩萨超圣智。六处悉皆同。心空观自在。无阂大神通。

禅门入正受。三昧任西东。十方游历遍。不见佛行踪。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六年求大道。行深不离身。智慧心解脱。达彼岸头人。

圣道空寂寂。如是我今闻。佛行平等意。时到自超群。

照见五蕴皆空

贪爱成五蕴。假合得为身。血肉连筋骨。皮里一堆尘。

迷徒生乐著。智者不为亲。四相皆归尽。呼甚乃为真。

度一切苦厄

妄系身为苦。人我心自迷。涅槃清净道。谁肯著心依。

阴界六尘起。厄难业相随。若要心无苦。闻早悟菩提。

舍利子

达道由心本。心净利还多。如莲华出水。顿觉道源和。

常居寂灭相。智慧众难过。独超三界外。更不恋娑婆。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色与空一种。未到见两般。二乘生分别。执相自心谩。

空外无别色。非色义能宽。无生清净性。悟者即涅槃。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非空空不有。非色色无形。色空同归一。净土得安宁。

非空空为妙。非色色分明。色空皆非相。甚处立身形。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受想纳诸缘。行识量能宽。遍计心须灭。我病不相于。

解脱心无碍。破执悟心源。故云亦如是。性相一般般。

舍利子

说舍论身相。利言一种心。菩萨金刚力。四相勿令侵。

达道离人执。见性法无音。诸漏皆总尽。遍体是真金。

是诸法空相

诸佛说空法。声闻有相求。寻经觅道理。何日学心休。

圆成真实相。顿见罢心修。迥然超法界。自在更何忧。

不生不灭

卢舍清净体。无相本来真。如空皆总遍。万劫体长存。

不共皆不著。无旧亦无新。和光尘不染。三界独为尊。

不垢不净

真如越三界。垢净本来无。能仁起方便。说细及言粗。

空界无有法。是现一轮孤。本来无一物。岂合两般呼。
不增不减

如来体无相。满足十方空。空上难立有。有内不见空。
看似水中月。闻如耳畔风。法身何增减。三界号真容。
是故空中

菩提不在外。中闻觅也难。非相非非相。量测失机关。
世界非世界。三光照四天。本来无障阂。甚处有遮栏。
无色无受想行识

无色本来空。无受意还同。行识无中有。有尽却归空。
执有实不有。依空又落空。色空心俱离。方始得神通。
无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无自性。随相与安排。色分缘声响。人我舌谈谐。
鼻或分香臭。身意欲情乖。六处贪爱断。万劫不轮回。
无色声香味触法

证智无声色。香味触他谁。六尘从妄起。凡心自惑疑。
生死休生死。菩提证此时。法性空无住。只恐悟他迟。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六识从妄起。依他性自开。眼耳兼身意。谁肯自量裁。
舌鼻行颠倒。心王却遣回。六识中不久。顿悟向如来。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十二因缘有。生下老相随。有身无明至。二相等头齐。
身尽无明尽。受报却来期。智身如幻化。急急悟无为。

无苦集灭道

四谛兴三界。顿教义分明。苦断集已灭。圣道自然成。

声闻休妄想。缘觉意安宁。欲知成佛处。心上莫留停。

无智亦无得

法本非无有。智慧难测量。欢喜心离垢。发光满十方。

难胜于前现。远行大道场。不动超彼岸。善慧法中王。

以无所得故

寂灭体无得。真空绝手攀。本来无相貌。权且立三檀。

四智开法喻。六度号都关。十地三乘法。众圣测他难。

菩提萨埵

佛道真难识。萨埵是凡夫。众生要见性。敬佛莫心孤。

世间善知识。言论法细粗。顿悟心平等。中间有相除。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般若言智慧。波罗无所依。心空性广大。内外尽无为。

性空无碍辩。三界达人稀。大见明大法。皆赞不思议。

心无挂碍

解脱心无阂。意若太虚空。四维无一物。上下悉皆同。

来往心自在。人法不相逢。访道不见物。任运出烦笼。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生死心恐怖。无为性自安。境忘心亦灭。性海湛然宽。

三身归净土。八识离因缘。六通随实相。复本却还源。

远离一切颠倒梦想

二边纯莫立。中道勿心修。见性生死尽。菩提无所求。

身外觅真佛。颠倒一生休。静坐身安乐。无为果自周。

究竟涅槃

究竟无生性。清净是涅槃。凡夫莫测圣。未到即应难。

有学却无学。佛智转深玄。要会无心理。莫著息心源。

三世诸佛

过去非言实。未来不为真。现在菩提子。无法号玄门。

三身同归一。一性遍含身。达理非三世。一法得无因。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智深难测。慧解广无边。无上心正遍。慈光满大千。

寂灭心中巧。建立万余般。菩萨多方便。普救为人天。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

般若为神咒。能除五蕴疑。烦恼皆断尽。清净自分离。

四智波无尽。八识有神威。心灯明法界。即此是菩提。

是无上咒

无上称最胜。拔济为群迷。摩诃三界主。愿广起慈悲。

能顺众生意。随流引化迷。人人起彼岸。由我不由伊。

是无等等咒

佛道成千圣。法力更无过。真空灭诸有。示现化身多。

来为众生苦。去为世间魔。劫石皆归尽。唯我在娑婆。

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佛愿慈心广。世世度众生。弘法谈真理。普劝急修行。

回心见实相。苦尽见无生。永息三恶道。坦荡乐里里。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

故说真如理。未悟速心回。六贼十恶灭。魔山合底摧。

神咒除三毒。心花五叶开。果熟根盘结。步步见如来。

即说咒曰：羯諦羯諦，波罗羯諦，波罗僧羯諦，菩提萨婆訶

羯諦本宗纲。扶机建法幢。如来最尊胜。凡心莫等量。

无边无中际。无短亦无长。般若波罗蜜。万代古今常。

达摩大师安心法门

迷时人逐法，解时法逐人。解时识摄色，迷时色摄识。但有心分别计较自心现量者，悉皆是梦；若识心寂灭，无一切念处，是名正觉。

问：云何自心现量？

答：见一切法有，有不自有，自心计作有；见一切法无，无不自无，自心计作无；乃至一切法亦如是，并是自心计作有，自心计作无。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见己之法王，即得解脱。若从事上得解者气力壮，从事中见法者，即处处不失念；从文字解者气力弱，即事即法者深。

从汝种种运为跳踉颠蹶，悉不出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即是痴人；凡有施为，皆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体是法界故。

问：世间人种种学问，云何不得道？

答：由见己故，所以不得道；己者，我也。至人逢苦不忧，遇乐不喜，由不见己故，所以不知苦乐，由亡己故，得至虚无；己尚自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

问：说法既空，阿谁修道？

答：有阿谁须修道？若无阿谁，即不须修道。阿谁者亦我也。若无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即心无心，是为通达佛道；即物不起见，是名达道。逢物直达，知其本源，此人慧眼开。智者任物不任己，即

无取舍违顺；愚人任己不任物，即有取舍违顺。不见一物，名为见道；不行一物，名为行道。一切处无心，即作处无作处。无作法，即见佛。若见相时，即一切处见鬼；取相故，堕地狱；观法故，得解脱；若见忆想分别，即受镬汤炉炭等事，现见生死相。若见法界性，即涅槃性。无忆相分别，即是法界性。

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废，故非无。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无。

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

问曰：“何名禅定？”

答曰：“禅为乱心不起无动无念为禅定。端心止念，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湛然不动，名之为禅定。”

问曰：“何名为禅观？”

答曰：“心神澄净名之为禅，照理分明名之为观。禅观自达无有错谬，故名禅观。心神澄净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湛然不动名之为禅。”

问曰：“何名禅定？”

答曰：“禅定者梵音。此名功德聚林。三界诸佛皆说禅坐，故名功德聚林。”

又问：“何名禅法？”

答曰：“禅法从通有次第。初学时从始终有七种观门——第一住心门，第二空心门，第三心无相门，第四心解脱门，第五禅定门，第六真妙门，第七智慧门。

“住心门者，谓心散动攀缘不住，专摄念住更无去动，故名住心门；

“空心门者，谓看心转追觉心空寂，无去无来，无有住处，无所依心，故云空心门；

“心无相门，谓心澄净无有相貌，非青非黄，非赤非白，非长非短，非大非小，非方非圆，湛然不动，故无相门；

“心解脱门者，知心无系无缚，一切烦恼不来上心，故名心解脱门；

“禅定者，西域梵音，唐言静虑。觉心寂静，行时、住时、坐时、卧时皆悉寂静，无有散动，故名寂静；

“真如门者，觉心无心，等同虚空，遍周法界，平等不二，无千无变，故名真如门；

“智慧门者，识了一切名之为智，契达空源名之为惠。故名智慧门，亦名究竟道。亦名大乘无相禅观门。则是修禅学道故，禅有七种观门。

“大声念佛得十种功德。一者不闻恶声，二者念佛不散，三者排去睡眠，四者勇猛精进，五者诸天欢喜，六者魔军怖畏，七者声振十方，八者三途息苦，九者三昧现前，十者往生净土。”

达摩大师语录

尔时武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师曰：“廓然无圣。”

帝曰：“对联者谁？”

师曰：“不识。”

又问：“朕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

师曰：“无功德。”

帝曰：“何以无功德？”

师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

武帝问：“如何是真功德？”

师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武帝不了达摩所言，变容不言。达摩其年十月十九日，自知机不契，则潜过江北，入于魏邦。

（据《祖堂集》卷二）

（神光）则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师前。

师语神光云：“诸佛菩萨求法，不以身为身，不以命为命。汝虽断臂求法，亦可在。”

遂改神光名为惠可。

又问：“请和尚安心。”

师曰：“将心来，与汝安心。”

进曰：“觅心了不可得。”

师曰：“觅得岂是汝心？与汝安心竟。”

达摩语惠可曰：“为汝安心竟，汝今见不？”

惠可言下大悟。惠可白和尚：“今日乃知，一切诸法，本来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远。是故菩萨不动念而至萨般若海，不动念而登涅槃岸。”

师云：“如是，如是。”

惠可进曰：“和尚此法有文字记录不？”

达摩曰：“我法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据《祖堂集》卷二）

达摩云：“我有一领袈裟，传授与汝。”

惠可白和尚曰：“法既以心传心，复无文字，用此袈裟何为？”

大师云：“内授法印，以契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虽则袈裟不在法上，法亦不在袈裟，于中三世诸佛，递相授记。我今以袈裟，亦表其信，令后代传法者有稟承，学道者得知宗旨，断众生疑故。”

惠可便顶礼，亲事九年，昼夜不离左右。

达摩大师乃而告曰：“如来以净法眼并袈裟付嘱大迦叶，如

是展转，乃至于我，我今付嘱汝。汝听我偈曰：

吾本来土，传教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据《祖堂集》卷二）

达摩大师皮囊歌

这皮囊，多窒碍，与我灵台为患害。随行逐步作机谋，左右教吾不自在。

筋一团，肉一块，系缀百骸成四大。有饥有渴有贫穷，有病有灾有败坏。

要饭喂，要衣盖，更要荣华贪世态。使我心上不得闲，为伊始下来生债。

细思量，真难耐，招引群魔难禁戒。滋生五鬼及三尸，长养八邪并六害。

屎尿渠，脓血聚，算来有甚风流处。九孔常流不净坑。六门尽是狼籍铺。

堕三途，沉六趣，盖为皮囊教我做。如今识汝是冤家，所以教予生厌恶。

问明师，求便路，得法方能自回互。只为生从爱欲来，欲心数尽无来去。

断欲心，要坚固，休恋皮囊自失误。淡饭粗茶且给时，其余更复生贪妒。

主人公，休慕顾，识取其中玄妙处。内隐一颗大神珠，昼夜光明常显露。

不拘言，难词诉，耳不能闻眼不觑。不空不有不中间，晃晃明明无定度。

养皮囊，要纯素，纯素之中生解悟。忽尔心中解悟明，皮囊变作明珠库。

放光明，遍法界，内外相通无挂碍。照见堂堂出世人，端严具足神通在。

也无罪，也无福，也无天堂并地狱。一朝摆脱这皮囊，自在纵横无管束。

也不来，也不去，来去中间无定住。荡荡巍巍烁天虚，谁能更觅成佛处。